

中国文学史

國立廈門大學叢書

中國文學史

林庚著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出版

4
Bx

朱佩弦先生序

中國文學史的編著有了四十多年的歷史，但是我們的研究實在還在童年。文學史的研究得有別的許多學科做根據，主要的是史學，廣義的史學。這許多學科，就說史學罷，也只在近三四十年的發展，別的社會科學更只算剛起頭兒。這樣我們對於文學史就不能存着奢望。不過這廿年的文學史，的確有了顯著的進步。早期的中國文學史大概不免直接間接的以日本人的著述爲樣本，後來是自行編纂了，可是還不免早期的影響。這些文學史大概包羅經史子集直到小說劇曲八股文，像具體而微的百科全書，缺少的是「見」，是「識」，是史觀。敘述的綱領是時序，是文體，是作者；缺少的是「一以貫之」。

這二十多年來，從胡適之先生的著作開始，我們有了幾部有獨見的中國文學史。胡先生的白話文學史上卷，着眼在白話正宗的「活文學」上。鄭振鐸先生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，着眼在「時代與民衆」以及外來的文學的影響上。這是一方面的進展。劉大杰先生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卷，着眼在各時代的主潮和主潮所接受的文學以外的種種影響。這是一方面的發展。這兩方面的發展相輔相成，將來是要合而爲一的。

林靜希先生（庚）這部中國文學史，也着眼在主潮的起伏上。他將文學的發展看作是有生機的，由童年而少年而中年而老年；然而文學不止一生，中國文學是可以再生的，他所以用「文藝曙光」這一章結束了全書。他在「關於寫中國文學史」一篇短文裏說他的「書寫到五四以前，也正是計劃着，若將來能有機會寫一部新文學史的時候，可以連續下去。」這部新文學史該是從童年的再來開始。因此著者常常指明或暗示我們的文學和文化的衰老和腐化，教我們警覺，去「摸索光明」。照那篇文裏說的，他計劃寫這部

文學史，遠在十二年以前，那時他想着「思想的形式與人生的情緒」是「時代的特徵」，也就是主潮。這與他的生機觀都反映着五四那時代。他說「熱心於社會改造的人們，以爲偉大的文藝就是有助於理想社會的文藝，但愛好文藝的人們，卻正以爲那理想的社會，必然的須是接近於文藝的社會。」他「相信，那能產生優秀文藝的時代，才是真正偉大的」，因此「只要求那能產生偉大文藝的社會」。明白了著者的這種態度，才能了解他的這部中國文學史。

著者有「溝通新舊文學的願望」。他說「這原來正是文學史應有的任務，所以這部書寫的時候，隨時都希望能說明一些文壇上普遍的問題，因爲普遍的問題自然就與新文學特殊的問題有關」。這確是「文學史應有的任務」，在當前這時代更其如此；著者見到了這一層，值得欽佩。書中提出的普遍問題，最重要的似乎是規律與自由，模倣與創造——是前兩種趨勢的消長和後兩種趨勢的消長。著者有一封來信，申說他書中的意見。他認爲「形式化」或「公式化」也就是「正統化」，這是衰老和腐化的現象。因此他反對模倣，模倣傳統固然不好，模倣外國也不好。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裏他說：「我們應當與世界上尋覓主潮的人士，共同投身於探尋的行列中；我們不應當在人家還正在未可知的摸索着的時候，便已經開始模倣了。」信裏說，他要求解放，但是只靠外來的刺激引起的解放的力量是不能持久的，自己覺醒，用極大的努力「喚起一種真正的創造精神」，而「創造之最高標幟是文學」。

著者認爲詩經代表寫實的「生活的藝術」，所歌詠的是一種「家的感覺」，後來變爲儒家思想，卻形成了一種束縛或規律。楚辭代表「相反的浪漫的創造的精神」，所追求的是「一種異鄉情調和驚異」，也就是「一種解放的象徵」。這兩種勢力在歷代文壇上是此消彼長的。這裏推翻了傳統的詩騷一貫論，否認騷出

於詩。騷和詩的確是各自獨立的，這是中國詩的兩大源頭。但是得在詩經後加上樂府，樂府和詩經在精神上其實是相承的。書中特別強調屈原的悲哀，個人的悲哀；著者認為這種悲哀的覺醒是劃時代的。這種悲哀，古人很重視，班固稱爲「賢人失志」，確是劃時代的。是從屈原起，才開始了我們的自覺的詩的時代。著者在那信裏認爲中國是「詩的國度」，故事是不發展的；「楚辭的少年精神直貫唐詩」，可是少年終於變成中年，文壇從此就衰歇了。唐代確是我們文化的一個分水嶺，特別是安史之亂，此民間文學稍帶着兩朝以來深入民間的印度影響，抬起了頭，一步步深入士大夫的文學裏。替代衰歇了的詩的時代的是散文時代，戲劇和小說的時代；故事受了外來的影響在長足的進展着。著者是詩人，所以不免一方面特別看重文學，一方面更特別看重詩；但是他的書是一貫的。

著者用詩人的銳眼看中國文學史，在許多節目上也有了新的發現，獨到之見不少。這點點滴滴大足以啓發研究文學史的人們，他們從這裏出發也許可以解答些老問題，找到些新事實，找到些失掉的連環。著者更用詩人的筆寫他的書，雖然也敘述史實，可是發揮的地方更多；他給每章一個新穎的題目，暗示問題的核心所在，要使每章同時是一篇獨立的論文，并且要引人入勝。他寫的是史，同時要是文學；要是著作也是創作。這在一般讀者也就津津有味，不至於覺得乾燥，瑣碎，不能終篇了。這在普及中國文學史上是會見出功效來的，我相信。

朱自清 三十六年五月於北平清華大學

自序

我計劃寫一部文學史，大約在十二年以前，那時我開始擔任中國文學史這門功課。當時的感覺可以說有兩方面：一方面覺得大學裏中文系的課程，歷來偏重於舊的，而中文系學生們的期望，卻往往是新的；但實際上，就新文學已有的歷史與材料上來說，的確又沒有多少課程可開；這事實上的缺陷，催促着我發生了溝通新舊文學的願望，這原來正是文學史應有的任務，所以這部書寫的時候，隨時都希望能說明一些文壇上普遍的問題，因為普遍的問題，自然就與新文學特殊的問題有關。書寫到五四以前，也正是計劃着，若將來能有機會寫一部新文學史的時候，可以連續下去。

另一方面的感覺，是近世文壇上派別與糾紛之多，其所以有這許多糾紛的緣故，便因為缺少了一個主潮。自然一個主潮是不會憑空而來的。歐洲文學自寫實主義，自然主義，象徵主義，唯美主義，以至於稍後的新寫實主義，新浪漫主義，都莫非在尋覓這主潮的努力中；而至今還是各是其是，似乎仍沒有一個大家可以公認的結果。非特文學如此；即在藝術的其他部門，如近世繪畫上派別的奇特紛紜，音樂上之走向歌劇與利用不諧和的半音的嘗試，凡此種種，也都還在尋覓這主潮的過程中。要知道這將來的主潮如何，自然要參照過去主潮的消長興亡。我們應當與世界上尋覓主潮的人士，共同投身於探尋的行列中；我們不應當在人家還正在未可知的摸索着的時候，便已經開始模倣了。我們對於自己這份尋覓的工作，不覺得太懶惰了嗎？

我又常想，我們如果要獲得一個大的答案，必須先要解決無數較小的答案；否則使不免流於主觀。

武斷，與不完全。我因此開始注意中國文學史上許多沒有解決過的問題。例如中國何以沒有史詩？中國的戲劇何以晚出？中國歷來何以缺少悲劇？詩經之後二百年文學上何以竟無詩篇產生？天問與九歌同爲楚辭，何以前者與詩經反更爲相似？詞的長短句如果像歷來所認爲的，是解放的形式，則何以詞的範圍反較詩更狹小？李白有詩的復古韓愈有文的復古，何以後者成功而前者無結果？本同於詩經的四言詩在魏晉間何以又竟能復活？……這些乃都必須有一個一貫的解釋，而要解釋這一大串問題，又絕非一條綫索所可以說明。把許多條綫索按成一根巨繩，這便是一個文學史上主潮的起伏；他雖在顯示舊的，卻正可以預言新的。我因此對於每一章，都用一個主題來寫，借此使問題的核心得以更爲清楚明白。我以爲時代的特徵，應該是那思想的形式與人生的情緒。盛唐之世，與北宋時期，同爲太平盛世，在生活上可謂相差無幾，然而唐人解放的情操，崇高的呼喚，與人生旅程的憧憬，在宋代都不可復見；這正是唐宋文藝的分野。我們如果希望一個偉大文藝時代的來臨，便必須從那錯誤的思想形式與錯誤的人生情緒中醒覺。我在這裏似乎又牽扯到許多文化上的問題，尤以談思想的篇幅似乎佔去太多，這是不得不首先聲明的。

所謂偉大的文藝正如偉大的時代，人們常常有其不同的解釋；熱心於社會改造的人們，以爲偉大的文藝就是有助於理想社會的文藝，但愛好文藝的人們，卻正以爲那理想的社會，必然的須是接近於文藝的社會。人生的意義是什麼，社會的理想也就是什麼；西漢是一個史稱承平富產的時代，甚至於我們至今還以漢人自豪，可是漢代就產生不出文藝的果實；所以漢代的社會也就最沒有意義，最沒有理想。我很想說明這一點人生的憧憬，至少我在寫文學史時，更使我相信，那能產生優秀文藝的時代，才是真正

偉大的。沒有文藝的時代，無論如何，離開那理想的社會必然還遠；所以我正如一些社會學家之要求某一種文藝，我則只要求那能產生偉大文藝的社會。

文藝是領導人生的，但它並不就是幸福，然而我們的幸福能有其他的保證嗎？我們愈是想保證幸福，幸福就常常離我們而去，正如同我們如果緊抱住和平，戰爭不久就會走來一樣。人類的文明，在這一點上幾乎沒有進步。中國的儒家思想一直想保證人生，於是在儒家的手裏人生就愈弄愈糟。愈想保證的，最後便必須放棄；因為那放棄是不可避免的，而且是創造必需的條件。偉大的文藝時代，常產生在我們失去保證的時候；東周失去了西周從容的憑藉，於是有了大量國風的歌唱與楚辭；建安以來失去了漢代平靜的生活，於是有了從五言詩到宋詞這一段時期；這歷史的事實，將顯示給我們人類文明的又一階段，那也便是社會要向文藝學習的時候。

我寫這部文學史，只有這一點初衷，我以為在黑暗裏摸索着光明的，正是文藝；有文藝就有光，就有活力，然後一切問題才可以解決。文學史正如其他的歷史，雖然它不會再來，卻可以給我們以更多的警覺。

這部書的前三編，民國卅年曾由厦大出版組，以油印本裝釘成書，當時是用來發給班上的學生，並分贈與友人的。去年厦大復員後，計劃出版大學叢書，並願先印這一部文學史，因把第四編一並寫出。書成，又承朱佩弦先生厚意寫序，尤其使我十二分的感謝。此外汪伯明校長與厦大出版委員會諸位先生對於這部書的好意，以及王雲波先生在事務方面許多的幫忙，使得於印刷條件極端困難的情形下，終能讓這部書與世人見面，都在此敬表謝忱。

三十六年五月在廈門

目錄

朱佩弦先生序

自序

啓蒙時代

第一章 蒙昧的傳說

黃帝與蚩尤之戰的本來面目——舜禹的神話都在南方——后羿與夏后啓的傳說——宇宙的故事——僅存的神話目錄——西王母與夸父等——不可信的逸詩

第二章 史詩時期

卜辭中的游牧生活——神與戰爭的重要——文字的創造——易經上所見的短歌——大雅中史詩的縮影——寫作技術的進步——頌乃古代戲劇的雛形

第三章 女性的歌唱

詩經爲生活中最古的一聲歌唱——采詩刪詩之不可信——以國風爲主的抒情詩歌——文藝童年的健康——女性的歌唱——所謂詩的起興——詩國散文的由來

第四章 散文的發達

老子啓思路的先河——孔子爲女性歌唱時代的嚮往者——孟子的另一情調——公孫龍的善辯——莊子的自由——韓非散文上的美德

第五章 知道悲哀以後

四三

野人與君子的文化——楊朱與墨翟之言盈天下——人生初次的悲哀——詩人屈原——楚辭體裁的由來——九歌爲更進步的形式——宋玉與荊軻

第六章 理性的人生

六五

秦人思想的統一——法家失敗與本土文化——文壇的復蘇——荀子哲學水到渠成——孔子的感情變爲儒家的理性——神仙思想流行——招隱士的寫作

第七章 文壇的夏季

七五

辭賦的來源——司馬相如——散文的尾聲——武帝立樂府——東漢賦家——無名氏的作品往往較佳——楊雄班固對於賦的評價

第八章 苦悶的醒覺

八六

東漢樂府多悲涼的情調——楚辭精神的醒覺——建安時代——文學批評的建立——四言詩的再起——曹氏父子——佛教的東來

黃金時代

第九章 不平衡的節奏

九五

五言詩的出現——十九首作於東漢——所謂古詩時期——建安的風力——正始的修養——太康的純美——陸機文賦——左思啓顏謝的先河——劉琨、盧詵、郭璞——古詩的結束

第十章 人物的追求

一〇八

儒家正統的腐陋——思想的解放——人物的欣賞——蘭亭序——駢文的起來——陶潛啓六朝的風流——庾信集其大成

第十一章 原野的認識 一二七

南朝樂府的新情調——謝靈運忘情於原野——鮑照是感情的解放者——謝朓王融默契於永恆——沈約的聲病說——大自然的讚美——唐詩的先鞭

第十二章 旅人之思的北來 一四三

北朝樂府——水經注爲北朝散文的代表——南北文化的交流——隋的統一——五言詩的新局面——唐初詩風——駢文的結束

第十三章 主潮的形式 一五三

楚辭爲七言的先河——三言與七言並行的時期——五言的傾向與七言的陌生——庾信繼鮑照完成主潮的形式——歌行的盛行——七言詩的天下

第十四章 詩國高潮 一六三

唐詩中的少年精神——男性表現中邊塞的嚮往——七絕與七古的天下——崔顥爲盛唐的揭幕人——王維主盟詩國——李頎高適岑參等——李白天才的解放——孟浩然及其他詩人——杜甫的七古——李益絕句的情調

第十五章 古典的先河 一八四

形式美的追求——律體的起來——理智安排的加多——所謂大歷詩風——十才子以外諸詩人——絕句仍然盛行

第十六章 修士的重現……………一九三

悲哀經驗的沉重——五言詩重又抬頭——以劉長卿韋應物爲首的冲淡言說——顧況元結張志和陶岷等——柳宗元自足的境界

第十七章 文藝派別……………二〇四

晚唐爲文壇的綵繪時代——寫作上更深的追求——韓愈開派別之始——孟郊賈島的苦吟——李商隱李賀溫庭筠——音樂性神秘的傾向——司空圖的象徵批評——韋莊爲清淺一派——杜牧以絕句結束唐詩

第十八章 散文的再起……………二二一

苦悶的再來與復古的成熟——韓愈爲一代大師——復古運動中的形式傾向——柳宗元對於韓愈的批評——古文的典式

白銀時代

第十九章 口語的接近……………二二九

文字的又一階段——樂府與修士——以白居易爲中心的通俗詩歌——楊柳枝竹枝詞等——張籍與王建——羅隱的白話詩

第二十章 凝靜的刻畫……………二三九

長短句與詞壇真實的關係——綵繪的自由園地——女性美的描寫——溫庭筠奠定詞的天下——李後主的作風——馮延巳承先啓後

第廿一章 抒情時期

二五〇

以小令爲主的宋初天下——晏殊歐陽修張先領導詞壇——人才極盛與詞的發展——柳永開慢調之始——蘇軾的理趣別樹一幟——秦觀一時主盟詞壇——小令結束了北宋時期——女作家李清照的自我表現

第廿二章 晚唐餘風

二六三

宋詩規摹晚唐的傾向——以歐陽修爲中心的韓派詩風——王安石始學杜詩——蘇軾的好發議論——黃庭堅提倡換骨奪胎——晚唐餘風不絕如縷

第廿三章 駢儷的再起

二七四

慢調與律詩同其途徑——周邦彥乃典型的建立者——辛棄疾領導豪放一派——姜夔以空靈色相入詞——姜派詞人——詞壇古典的形成

第廿四章 古典的衰歇

二八四

古文運動中的退化論——作家漸失去文藝的自信——古典中僅餘的智巧——江西宗派圖——文統詩統同歸於因襲

第廿五章 文藝清談

二九四

繁瑣的評頭論腳——以列入門牆自豪的詩話——三句話不離本行的杜詩韓文——詩壇的自吹自擂——家數與掌故——古典的又一角落

第廿六章 第四樂府

三〇一

詩壇漸不能離開音樂獨立——阮閱的洞仙歌詞——馮東籬的傑作——散曲中生活的速寫——江湖風趣的擅長——以詠諧爲主的趨勢——打油的末路——曲壇的結束

第廿七章 理性的玄學

.....三一

儒家思想上玄學的要求——理學事實上仍是倫理學——以生爲仁的宇宙觀——以知覺爲仁的玄學意味——格物致知貌似科學——明心見性頗近於孟子——宋儒莫不主張打坐——東方思想最後的歸宿

黑暗時代

第廿八章 夢想的開始

.....三二

詩的衰落與故事的起來——佛經對於筆記小說的影響——夢的結構代替了神話與悲劇——枕中記與南柯記——自由夢想的流行——女子開始擔任故事的主角——西方故事的傳說

第廿九章 講唱的流行

.....三三

長篇歌曲的出現——賦的再生——變文的廣泛流行——太平廣記與大業拾遺記等——話本的起來——五代史評話與京本通俗小說

第三十章 雜劇與院本

.....三四

古代戲劇的演進——唐代的弄參軍——宋人雜劇盛行後的官本——院本乃正式舞台的橋樑——元曲與雜劇的關係——院本再爲南戲的濫觴

第卅一章 舞台重心

.....三五

元人以前的傀儡戲——北曲以大都爲中心——關漢卿更近於劇——王實甫偏重於曲——馬致遠以劇寫詩——南曲初期的作品

第卅二章 章回故事的出現……………三六五

章回爲長篇故事的過渡形式——宣和遺事與取經記——以歷史寫小說的三國演義——水滸傳的羅貫中本——西遊記是絕好的童話

第卅三章 夢的結束……………三七三

崑腔的興起——曲白之閨漸不可分——湯顯祖重趣尙意——四夢記的影響之大——長生殿仍取法於夢——孔尚任獨標風格——桃花扇作者的理論——劇的結束

第卅四章 女性的演出……………三八一

明代爲歷史上最墮落的時期——金瓶梅已不止是章回故事——潘金蓮憑藉於黑暗勢力——黑暗之中並無出路——諷刺手法的開始——紅樓夢以大量女性演出——童心的悲哀與本土文化的結束——紅樓夢的影響——鏡花緣

第卅五章 詩文的回溯……………三九二

金元詩人毫無起色——明代欽定八股取士——所謂八股文——前後七子的模仿論——古文與唐宋文——清初詩文及漢學家——納蘭性德的詞——桐城派的義法——八股時代尾聲

第卅六章 文藝曙光……………四〇一

小品文的前哨——由儒林外史到老殘遊記——歐洲思想的介紹與文學作品的翻譯——新思潮的起來——白話運動的初期——報章雜誌開始出現——文藝曙光

第一章 蒙昧的傳說

黃帝蚩尤之戰的本來面目——舜禹的神話都在南方——后羿與夏后啓的傳說——宇宙的故事——僅存的神話目錄——西王母與夸父等——不可信的逸詩

中國的文明，發源於黃河流域，這古老的事蹟，常給我們以光明的感覺，然而所謂商周兩大民族，雖然居於北方，在它們之前，却似乎已有很多民族替他們開闢了疆域。這些民族，究竟什麼時候冒險到中國中部，而變爲土著，已無可考，但他們的文明必已在這新來的民族之前發達。中國古代傳說上最重要的一回戰事，是黃帝與蚩尤之戰，史記上記載這件傳說：「軒轅之時，神農氏世衰，諸侯相侵伐，暴虐百姓，而神農氏弗能征，乃習用干戈，以征不享，諸侯咸來賓從，而蚩尤最爲暴，莫能伐。炎帝欲侵陵諸侯，諸侯咸歸軒轅，軒轅乃修德振兵，治五氣，藝五種，撫萬民，度四方，教熊羆貔貅羆貔，以興炎帝戰於阪泉之野，三戰然後得其志。蚩尤作亂，不用帝命，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，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，遂擒殺蚩尤。」蚩尤當時的地位，非常之高；龍魚河圖說：「後天下復擾亂，黃帝遂書蚩尤形像，以威天下。」黃帝之戰勝蚩尤，正如希臘人之戰勝波斯，其中多有命運的暗助，所以龍魚河圖又說：「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……造立兵杖刀戟大弩，威振天下……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，黃帝仰天而歎，天遣

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，伏蚩尤。」山海經也記載這類似的神話，大荒北經「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不苟，海水北入焉，有係昆之山者，有共工之台，射者不敢北嚮，有人衣青衣，名曰黃帝女魃，蚩尤作兵伐黃帝，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，應龍畜水，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，黃帝乃下天女曰魃，雨止，遂殺蚩尤。」而大荒東經又說：「大荒東北隅中有山，名曰凶犁土邱，應龍處南極，殺蚩尤與夸父。」應龍的故事，山海經裡數見，大荒北經說「應龍已殺蚩尤，又殺夸父，乃去南方處之，故南方多雨。」所以應龍原是在北方的，因為征服夸父蚩尤，才得到南方去。所謂夸父，他曾與日競走，大約就是史記上所謂的炎帝，都是南方的象徵。所以大荒南經有記載蚩尤的事：「有宋山者，有赤蛇，名曰育蛇，有木生山上，名曰楓木，楓木，蚩尤所棄其桎梏，是謂楓木。」史記「天下有不順者，黃帝從而征之，：南至於江，登熊湘。」古今注「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，蚩尤作大霧，兵士皆迷，於是作指南車。」都說明黃帝的大敵乃在南方。這南方的民族，在當時管子說他「受廬山之金而作五兵。」帝王世紀說：「炎帝神農氏，姜氏也。」他的文化所以較早且高於黃帝，國語：「少典生炎帝黃帝，成而異德。」賈誼新書：「炎帝者，黃帝異父同母兄弟也，各有天下之半。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，故戰於涿鹿之野。」這一支北方的民族，後來居上；大荒北經記載黃帝的傳說最多，又說那裡有軒轅之國，而西山經則說「軒轅之邱，洵水出焉，南流注於墨水。」黃帝征服了蚩尤之後，他的地位日漸增高，山海經記軒轅之台說：「射者不敢西向射，畏軒轅之台。」可見他當時的神威。他南面而行，漸漸的學得了當時土著的文化，而雄霸中原，所以文化自南而北，民族自北而南，這一個歷史上的交流，也便是中國文明最初的起源。